

学府年选

2004 年最佳小说选

曹文轩 邵燕君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 年最佳小说选(上下册)/曹文轩 邵燕君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

(学府年选)

ISBN 7-301-08831-0

I. 2... II. ①曹... ②邵...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734 号

书 名:2004 年最佳小说选(上下册)

著作责任者:曹文轩 邵燕君 主编

责任编辑:高秀芹 赵 婕 魏冬峰

标准书号:ISBN 7-301-08831-0/I · 072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53 印张 81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上下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点评者

邵燕君	李云雷	魏冬峰	过 桥
刘晓南	王 颖	徐 妍	赵 晖
邓菡彬	余 旸	王振峰	文 珍
季亚娅	卢燕娟		

目 录

序	曹文轩(1)
前言 :从期刊看小说	邵燕君(1)

上 册

那儿	曹征路(1)
卖米	飞 花(46)
马嘶岭血案	陈应松(55)
寂静	李 锐(101)
黑石头 ——定西孤儿院纪事之一	杨显惠(107)
山歌天上来	韩少功(126)
是吗?	韩少功(182)
去不回门	林斤澜(194)
很大风	王小妮(205)
釉下蓝	朱天文(229)
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	晓 航(242)
妙色	韩晓征(295)
私宴	苏 童(320)
锦鲤记	老 虎(333)
画家与狗	王瑞芸(367)

下 册

托尔斯泰围巾	池 莉(417)
出门寻死	方 方(485)
暗扣	袁 远(547)
啊,北京	徐则臣(606)
煲汤	界 愚(662)
狗皮袖筒	孙惠芬(694)
碎玻璃	李 浩(711)
父亲的黄昏	墨 白(729)

存目推荐作品点评

麻钱	宋剑挺(763)
找啊找	王祥夫(764)
长发	张 楚(764)
寻父记	艾 伟(765)
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	须一瓜(766)
国旗	朝 阳(766)
好人如何,坏人又如何	刘 春(767)
食堂	邓宏顺(767)
宝莲这盏灯	丁伯刚(768)
金地	杨怡芬(769)
水缸里的月亮	盛 慧(769)
飞来的村庄	夏天敏(770)
老爸贵干	何 文(770)
随风飘散	阿 来(771)
英格力士	王 刚(772)
上塘书	孙惠芬(773)
迷谷	苏 炜(774)

米调	苏 炜(775)
缺口	纪 尘(776)
一团结	谭 华(777)
榜外受关注作品点评	(778)
论坛成立一周年记(代后记)	邵燕君(815)
编后记	高秀芹(822)

序

曹文轩

这些年不时地要参加一些有关文学的学术会议,更要经常性地参加一些文学硕士、博士的论文答辩,听同行发言,听学生发言,也听自己发言,听着听着,就觉得自己不是在开一个关于文学的会议,恍如在开政治局会议,在开哲学社会科学会议。所谈论的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之类的问题。“革命”、“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全球化”、“现代性”、“东方主义”、“相对主义”、“殖民主义”、“文化”、“强权”,这些字眼构成了我们的滔滔言说。高屋建瓴、气势恢宏,有高立苍莽处一览众山小的快意与优越。开始时,我很喜欢这样一种氛围,现在也还喜欢这样一种氛围,但与初时的一味迷恋有所不一样的是,现在我常常一边在很陶醉、很过瘾的状态中留连,一边却又感到有点儿疑惑与不安: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正确选择或者说是惟一的选择吗?

我常常会从一个很功利的立场上来怀疑它:这样的批评对作家与文学创作到底有何用处?

我知道这种批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还是怀疑——更准确一点儿说,不是怀疑这种批评而是怀疑这种批评格局。这种怀疑后来竟一天一天地坚定了起来。我看到了批评格局的单一,甚至是专制,对另一种批评的渴望愈来愈强烈。

那么这一所谓的“另一种批评”又究竟是什么样的批评呢?

回到文学。回到文本。回到朴素的批评立场。

如何使这样的批评得到有效的落实?几乎是不约而同,我们都想到了

从当下文学期刊入手,以论坛的方式,通过对最新作品的阅读与研究,使这样的批评思路得以贯彻,最终突出重围,在已固若金汤的批评格局中打开另一条通道。

我将批评的资源分为“娘家理论”与“婆家理论”。所谓“娘家理论”就是这些理论本就是专门用来研究文学的。它所谈论的问题,就是文学问题,它的体系本就是为言说文学而建立的。比如中国的古代文论。所谓“婆家理论”就是这些理论本不是专门为文学而建立的,建立了这些理论的理论家们当初也没有想到过他的理论日后会与文学有什么瓜葛,是文学批评家们将文学嫁了过去或是让它们倒插门,终于结成金玉良缘,并从此如胶似漆。这对那些非文学理论家们来说,几乎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想,这两种理论,都是文学批评要依托的。事实上文学批评就一直在使用这两路的批评资源。一个和谐的文学社会,应当是在“娘家”与“婆家”之间充满亲情的自由走动。然而,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有了老婆忘了娘”的局面。那些专门为文学而设立的理论资源,被冷落了,被抛弃了,而一味使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批评成了一统天下的批评。所谓的泛文化批评,成了文学批评的惟一范式。

“回到文学”,也就是回到“娘家理论”,用“娘家理论”来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这个前提是我们相信“娘家理论”依然是有效的。而相信“娘家理论”又是因为我们相信文学是有基本面的——这些基本面是永远的。这些基本面大到“道义”、“悲悯情怀”、“审美”,小到文学手法、技巧乃至技术。对这些基本面,我们必须相信它们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能相信这些基本面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批评的可能、根据与理由。凭什么说这是一篇小说而且是一篇好小说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大家在心中默认的标准,我们可能做出判断吗?即使做出一个判断又有什么意义?我们相信它的理由何在?我以为这是一个常识。尽管有时我们会对一篇作品有大相径庭的判断,但我们还是相信有一个标准在冥冥之中存在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我们的对话也就失去了可能与意义。

论坛相信这个基本面的存在。它回望“娘家”那片古典而温馨的原野以及诗意般的炊烟,在久违的一番亲切之中,找到了文学儿时的淳朴而天真

的感觉。当然,论坛也没有背弃“婆家”。在具体的批评中,它仍然使用了“婆家理论”。但在使用上是有所讲究的,这就是将婆家理论放到文学的框架中来使用。它关注更多的不是文本中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而是文学是如何表达这些思想的。“表达”,是一个文学的问题。

与泛文化批评的天然弊端相关,就是这些年的批评,对文本缺少精细的解读。我们看到许多批评文章,则是将文本作为一种佐料,作为一种幌子,作为一个由头,作为一块跳板,说是在评论文本,实际上是在说一个个理论问题,文本在很多情况之下,是被强行扯到这些话题之下的,有一种文本被绑架的暴力。造成如此局面,一是因为它们之间缺少一种真实可靠的关系,这些理论无力解读这些文本,一是因为我们缺乏对文本的诚意,没有拿文本当一回事,而是将那些用来解读文本的理论太当一回事了。

论坛走的是一种细读文本的路数。所有参加论坛者,必须在说到那个被分析的文本时能有如数家珍的熟悉。大到对文本题旨的心领神会,小到对其中一个细节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每一篇作品,都必须从头到尾地被仔细咀嚼过,而且不是被论坛中的某一个人咀嚼过。论坛的参加者自信地说,当下已没有多少批评家能做到像他们这样对作品了如指掌了。我们后来所见到的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体现了一种文本至上的精神。那些文章对文本有着一一种细致入微、鞭辟入里的辨析,理论与文本处在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理论不再是文本头上的一片飘荡着的云。

理论的豪富,导致了奢侈,导致了霸权,导致了眩晕,导致了泡沫。朴素的批评,已经离我们远去。一个文本一旦出现,就会有一番理论上的狂轰滥炸。不过文本实际的强词夺理已屡见不鲜。天大地大的理论,降落在那些微不足道的文本之上。理论上的豪华大餐,使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番天堂般的景象。到了后来,我们已分不清楚,那闪耀的金光,到底是来自于理论还是来自于对象。加之现代技术的解读训练,那些蹩脚货色,似乎也价值连城了。文学批评已经导致了对劳动成果的不公正的评判。一些在文学价值上其实没有什么说道的作品,却因为这种豪华批评而得以一步登天。我曾说过一句极而言之话,如此批评最不可原谅之处,就是有可能导致一部伪文学史的诞生。

2004

论坛强调回到朴素的批评立场,先做一个阅读者,再做一个解读者。所谓阅读者,就是不带入(至少不是有意识地带入)各种理念去直觉地浏览、欣赏文本,回到一个普通的读者位置上,享受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快乐。该感动时感动,该有审美愉悦时有审美愉悦。在对文本有了一种原始的经验后,再摆出解读的职业姿态。即使这样的姿态,也要求理论与文本的恰如其分的对接,最大限度地做到理论的价值直径与文本的价值直径的重合。

论坛开坛以来,一直在遵循这些宗旨。当然,理想是一回事,实践又可能是另一回事。但他们一直在向这个目标逼近。

这是一个学府选本。在文学选本或者是官方化,或者是民间化后,需要有一种学院化的文本的存在。它无疑带有文学的精英意识,所追求的是文学的纯粹性。它企图树立一种文学的标尺。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对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新闻化了的批评家的趣味忽略不计。它不是以这些作品的社会轰动效应为依据的。它的依据来自那个既是先验的又是经验的恒定的文学标准。这个标准,存在于文学的经典,存在于文学史的知识,也存在于心灵的直觉与那些深谙文学奥妙的古今中外的理论之中。

2005年4月27日夜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前言 :从期刊看小说

邵燕君

要为当年的文学创作把脉,最正的路子莫过从文学期刊入手。虽然近年来在出版业的强势压力下,期刊的“原发权威”正不断被削弱,但毕竟文学期刊还是在较大程度上体现着文学创作的“原生态”,保持着“多样性”,同时,也是文学新人冒头的主要基地。当然,文学期刊也早不是一个封闭的“自然保护区”了,它的被侵蚀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大众的流行趣味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内化为艺术的评判标准。直白一点说,一个作家作品印数和版税上升了,其作品的“头条率”和转载率很可能也随之上升,而这类作品的风格也很可能潜在地影响编辑的选稿标准,进而引领文学新人的创作走向。不过,由于文学期刊的大体格局和基本体系还在,从市场价值到艺术价值的转换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参看指标。也就是说,当“好卖原则”对“好书原则”的取代在出版领域越来越进入不必争论的“无声阶段”的时候,在期刊领域还能听到一些彼此碰撞、斗争的“噪音”。正是这些“噪音”,呈现了可供我们解读的“症候”,让我们对文学现状有一个更全面也更深入的把握。

2004年我们“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对《收获》《当代》《十月》《花城》《大家》《钟山》《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萌芽》等十个刊物发表的小说进行了逐篇的研读、讨论和评点,从中筛选出43篇值得推荐的作品辑成本年选本。每个推荐篇目后都附加了点评文字,以陈述推荐理由。另有一些作品虽然在本论坛未获推荐,但在文坛颇受关注,我们也将有关点评文字附后,以期对话、交流。我们选择的这十家期刊大部分为“新时

期”以来具有权威性、并在 2000 年前后大规模的期刊改版中始终坚持纯文学方向、以发表小说为主的期刊。同时,对于偏重先锋探索(如《山花》)和发掘新人(如《萌芽》)的刊物给予了特别关注。另外,本年度,理论刊物《当代作家评论》特辟“文本互动”专栏,前后发表六位著名作家的重要作品,也在我们讨论范围内。尽管这些刊物能大体反映文学创作的主体面貌,但难免遗漏个别重要作品。对此缺憾,我们将在 2005 年以进一步扩大考察刊物范围的方式弥补。但在未能全面考察更多刊物的情况下,我们宁留遗珠之憾,也不单独加入某个作品,以避免来自各方面的有意无意的非文学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原则是,对于任何一部作品的关注都以其原发刊物的其他作品为参照,而所有的推荐作品都经过同一张筛选之网。希望借助这种刻板、笨拙的方式,为文坛发掘容易被埋没的新人佳作,为读者提供可信的指南,为文学史留下可靠的索引。

—

经过一年的读刊、评刊,我们对 2004 年文学期刊和创作的基本评价是,总体态势比较平稳,出彩的地方不多,先锋探索势头持续低迷,传统写实的风格作品依然占据主流。写实风格的过于强盛,一方面使作品整体风格显得单一,但另一方面,由于本年度现实题材的作品较多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并且与新锐思想相结合,也创造出一些突出的文学实绩。

在众多期刊中表现最好的当属“以不变应万变”的“现实主义重镇”《当代》和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导且实力雄厚的《人民文学》。

《当代》一向主张“直面现实”,本年度的成绩主要表现在敢于直面当前中国两大最主要的社会症结矛盾:三农问题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及时发表有冲击力的作品,如向本贵的《农民刘兰香之死》(短篇,第 1 期)、宋剑挺的《麻钱》(中篇,第 2 期)、曹征路的《那儿》(中篇,第 5 期)等。这些小说有的艺术上尚欠精致,带有“问题小说”的仓促,但提出的问题尖锐,是孕育真正“为人生的艺术”的土壤。其中,《那儿》堪称近年来少有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

产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作者秉承“左翼文学”的传统,饱蘸深情地谱写了一首时代悲歌。长久以来,我们的作家已经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了,曹征路在带给人们感动震撼的同时,重新唤起读者对作家的尊敬。

长篇是《当代》的重头戏,今年推出的几部长篇总体质量也较好。孙惠芬的《上塘书》(第3期)虽少萧红《呼兰河传》的灵气,但为当代农村的变化提供了一幅全景式的画面;徐贵祥的军旅小说《明天的战争》(第3期)虽笔法嫌旧,但“四大金刚”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荆歌的《我们的爱情》(第6期)虽仍缺乏深广的时代性,但叙述从容,饶有趣味;程琳的《警察与流氓》(第1期)虽带有几分通俗小说的印记,但作者经验丰富,语言幽默,属真正的“好看小说”。比较令人失望的是董立勃的《米香》(第5期),无论故事还是讲故事的方式都没有“新意思”,一如编者所言,作者正“遭遇瓶颈”。给人带来惊喜的是王刚的《英格力士》(第4期),作者虽是《甲方乙方》、《天下无贼》等热门影视剧的编剧,小说却写得非常纯正;本年度《当代》最差的长篇是王海翎的《中国式离婚》(第4期),属典型的影视同期书,尤其与《英格力士》同期发表,对比鲜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从事影视剧的创作,结果小说成了“副产品”,并且还成了各大期刊争抢的热门作品。没人规定写小说的人不能写剧本,但以写剧本的方式写剧本,按写小说的规矩写小说,却是一个严肃作家应有的职业态度,也应该是期刊选稿的基本原则。

《人民文学》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质量稳定,基本每期都有一两部突出的作品,并且没有太差的作品。这看起来简单,但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已属不易,看得出编者在稿件把关方面的用心。

本年度,《人民文学》也推出了两部有分量的“三农小说”——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中篇,第3期)和王祥夫的《找啊找》(中篇,第6期)。两部小说在关注底层苦难的同时,也重视对人性的解剖,艺术上比《麻钱》等小说更具张力。在这些重大题材之外,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故事也写得比较精微深透。比如,第7期、第11期相继推出的两个中篇:羿愚的《煲汤》和乔叶的《紫蔷薇影楼》,写的都是“妓女从良”的故事,难得的是都不追求噱头,文字朴素,对新人物、新经验的发掘不乏敏感细腻。方方的《出门寻死》(12期)更是近年来写“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又一范本。以上两类作品使该刊“关注

现实,关注人的当下生存”的编辑方针有了可以拿出手的实绩。与此同时,刊物也注重新形式风格的展现。林斤澜的《去不回门》(短篇,第10期)和韩少功的《山歌天上来》(中篇,第10期)都显示了他们在风格探索上的新进展。新锐作家晓航的《师兄的透镜》(中篇,第3期)和《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中篇,第8期)也展现了当代创作中少见的想象力的旖旎风光。值得一说的是,这老中青三位作家本年度都值勃发期,《人民文学》拿到的是他们最好的作品。

二

其实,一个优秀的刊物未必要包罗万象,关键在于它是否宗旨明确,并且名实相符。《当代》和《人民文学》表现比较出色,与它们一直拥有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当下正是现实主义创作居于绝对主潮有关。不过,也不是稿源较充足就自然能水到渠成。同样一向强调“贴近现实”、“贴近读者”的《十月》,本年度表现就不太理想。

《十月》一向以迅捷反映当下热点生活又轻捷好看的中篇见长,但本年度出彩的作品大都是短篇,并且集中在“小说新干线”栏目。重要作品的作者多为新秀,风格上也比较倾向于阳春白雪。力推新人并非坏事,但光凭新人恐怕很难维持该刊近年来一直号称的“销量居大型原创文学期刊之首”的位置。如何守成出新,把新生力量和传统积累整合起来,是来年的《十月》最让人拭目以待之处。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收获》一直是当代最具权威性的文学期刊。不过,如果没有那几个长盛不衰的散文栏目的支撑,依靠小说是否还能担得起这样的期许就要令人怀疑了。本年度的小说虽然不乏佳作,但商业化倾向也愈加明显。这主要表现在长篇上,六期杂志共发表了四部长篇(另有一部余秋雨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刊登于第4期),其中只有阿来的《随风飘散》(第5期,按篇幅只是个大中篇)可以算作没有争议的“纯文学”,其余的三部,张欣的《深喉》(第1期)和周梅森的《我主沉浮》(第2、3期连载)是没有争议的“影视同期书”,尤凤伟的《色》(第6期)虽然写的是“商场故

推新人的方式,有着太强的从众心,太少的独立性,如果像《花城》这样的高雅期刊都缺乏远见和定力,未来的文坛岂非更要百花凋零?

《大家》、《山花》等几个比较偏向形式探索的杂志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底气不足。虽然每隔一二期总能有一部不错的作品,但毕竟佳作太少,难撑大局。而且,一期刊物中作品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差得离谱。所以,从整体水平来看,就比《当代》、《人民文学》这样阵容比较整齐的刊物差了一大截。在今天,先锋还能不能作为一面有效的旗帜?所谓“先锋写作”,是否掺入了太多的“虚假写作”?这些恐怕都是以先锋性为立足点的刊物必须考虑的问题。一旦先锋变成伪先锋,先锋刊物变成“圈子刊物”,不但这些刊物会进一步被边缘化,文坛整体的生态平衡也会进一步恶化。

一直以培养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作为刊物宗旨的《萌芽》,本年度已陷入致命性的稿荒,成名的“80后”们大都由出版社直接包装,并被名刊追捧,而依靠新涌进的“80后”写手,还挑不起一个刊物的大梁。经过前段时间的分化与重组,目前的《萌芽》形成了三路写作风格,不过均有内伤:反叛迷失了方向,小资写作气游力虚,文学“实力”开始“炫酷”。于是,一向充满自信的《萌芽》,与“80后”写手一道在成功时开始摇摆不定。“80后”虽是文学新人中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但并不代表文学新人的全部,“80后”的概念从一开始被打造起,就有太多的商业因素在内,这是《萌芽》进一步发展必须考虑的。而对于其他刊物而言,如何把对“80后”的吸纳与原有的新人培养机制结合起来,避免盲目跟风,追捧商业明星,对于未来文学健康生态的生成是至关重要的。

2004年年初《十月》和《当代》同时推出了长篇版(《十月·长篇小说》发原创长篇,《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选登近期出版的长篇,都是双月刊),据称《收获》也将如法炮制,再加上已有《作家杂志》、《小说选刊》的长篇专号,长篇发表的园地骤然扩大,稿源和市场的争夺也会更激烈。对于这些“长篇版”来说,如何选取定位是一个难题。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它们相对于图书出版具有天然的优势:12元左右的定价,基本相当于一部小说的盗版价格,却可以容纳两三篇小说,还可以走邮发路线。劣势仅在于不够精美,收藏价值低,这都会促使其进一步趋向市场化。“以刊养刊”或许是一

些创办者的初衷,但长篇版到底与原刊属同一刊名,它们之间的定位性质是否能区分清楚?特别是在当前文坛“好卖原则”日益取代“好书原则”的情势下,大量长篇版的出现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原刊业已严重的市场化倾向?这都是来年需要进一步观察的。

三

本年度,有几位重量级作家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沉潜推出了具有自我突破或转型意义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韩少功。他几乎在同时推出了一组作品:《山歌天上来》(中篇,《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是吗》、《801室故事》(短篇,《上海文学》2004年第9期);《月光两题》(短篇,《天涯》2004年第5期)。这一组作品篇篇求变,每一种变法都是在作家原有几个探索方向的继续推进。虽然作品本身未必篇篇都是佳作,但在先锋变革“大势已去”的今天,继续以扎实的文本进行有建设性的实验确实难能可贵。

林斤澜老先生的语言风格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在新作《去不回门》(《人民文学》第10期)中又有新变化,显示出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作家在艺术探索之路上一颗永不疲倦的“奔腾心”。林白继2003年的《万物花开》之后,又推出了长篇《妇女闲聊录》(《十月·长篇小说》2004年寒露卷),继续实践着从“女性私人化写作”向“个人化民间写作”的转型。方方的《出门寻死》(中篇,《人民文学》第12期)写透了小人物“求生不易求死亦难”的困境,大量武汉方言的运用不仅原生态地呈现了底层生活的风貌,也与近年文坛的方言写作潮流合拍。一向以过于贴近“小市民”立场而被诟病的池莉,在本年度推出的《托尔斯泰围巾》(中篇,《收获》第5期)中也有可喜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评论界期待已久的“超越性”。

不过,在众多活跃在“一线”的著名作家中,有明确的自我突破意识并且取得实绩的并不多。有的作家虽然作品不断占据各家重要期刊的版面,但基本上是在同一水准上自我重复。还有的作家,名气越大,作品越糙,甚至以游戏之作登大雅之堂,让人在愤怒之余,不得不为文坛风气和文学前景